

利玛窦传

罗光 著



此書謹獻于

進教之佑

序

十年前，我写了陆征祥传。当时有人批评这种传记体裁不合中国文体，中国以往只有行传和年谱；而且作者对于民国历史的认识，不够写陆征祥传。

这两种批评，我认为都对；但是并不能因此便以为一笔抹杀了我所写的传记。

我所写的传记是今日世界的一种文学体裁。

中国以往的行传和年谱，当然具有历史价值。但是行传过短，年谱过简，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和人格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欧美的传记，则以一个人的生平，分章叙述，对于他的性情嗜好，言语行事，思想学识，都有适当的说明，因此这个人的性格，活跃纸上，这个人整个的一生，都为人所认识。

福音四传，可以作为欧美传记的始祖；后代圣人的传记，便造成欧美传记的体裁。但是传记之成为文学，则为近代欧美文学界的新收获。

文学的传记与历史的传记作法不同，结果也互异。历史的传记注重考据，凡是和所传的人有关系的文献资料，必征引无遗。这类的文章，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会感兴趣，一般的读者必定要觉得枯燥无味。文学的传记则能引人入

胜,而且还具有感召的力量,使人因景仰传中人的品格,油然而生仿效的心情。

一本传记欲引人入胜,不只是文笔要通顺畅达,描写要活泼生动。而且结构也要严谨。为使结构严谨,则在历史材料方面,要有很精密的选择。梁任公曾教人写传记文的作法:“凡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小必叙;凡不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大必弃。做一个人的行传,将他一生事业胡乱写出,是不行的。”(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民十五年)

在一本文学传记中,不必包括所传的人一生所有的事业。例如于今两本著名的耶稣基督传,一本为意大利文豪巴彼尼(Papini)所著;一本为法国文豪莫里雅克(Mauriac)所著,福音四传所记的史实,几乎有三分之一,没有列入这两本书内。

写文学传记,应以史实为根据,该尽量收集所传的人物有关的史料,但是不能和写历史一样,把这些史料,按照年月先后和性质的种类,都录入传内。

写文学传记的作者,虽然该爱历史,该研究历史;但不能是历史专家。

然而文学传记的作者,也不能是小说专家。文学传记作者,应有小说家的观察力和描写力,但是不能和小说家一样专用想像。文学传记中所说的,句句都应该有史实作根据。文学传记作者可以剪裁史实,但不能虚构。最近很流行的奥斯勒(Oursler)著的耶稣传(王家楫、王镇国译),便不是纯粹的传记,已近于小说。

我以这种体裁写利玛窦传，已是第六册传记了。

近几年来，因着每天听到大陆圣教会所受的摧残，很使我为大陆教会同仁提心吊胆；同时也引起我缅怀创立中华传教事业的先贤。我既作徐光启传，便不能不写利玛窦传。

利玛窦的伟大，不在于灌输西学，不在于精通中文，乃是在于他能克己，能勇进，能识时，另外是在于他爱主心切，不求荣己，只求荣主。

一九五九年二月露德圣母节罗光序于罗马

目 录

一、玛柴拉达	1
二、少年求学	4
三、进耶稣会	8
四、派往卧亚	14
五、传教司铎	18
六、调赴澳门	23
七、定居肇庆	28
八、山海舆图	33
九、独撑危局	38
一〇、定居韶州	44
一一、韶州顺逆	47
一二、儒服儒名	52
一三、南京被逐	56
一四、南昌交游	61
一五、试往北京	66
一六、南京开教	71
一七、南京讲学	75
一八、再上北京	81
一九、马堂挡路	86

二〇、献呈贡物	94
二一、移居宾馆	99
二二、安居北京	106
二三、意气相投	110
二四、良友臂助	114
二五、莫逆之交	122
二六、灌输西学	130
二七、著书传教	139
二八、教务发达	151
二九、困难重重	160
三〇、中华教史	175
三一、鞠躬尽瘁	182
三二、赐葬北京	189

一 玛柴拉达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由罗马搭火车，往玛柴拉达（Macerata）。玛柴拉达位于意大利中部之东，火车线沿途风景非常优美，峰峦重叠，树木青郁，麦田和葡萄林相连，青溪蜿蜒如蛇。小城盘结峰端，山路时隐时现。

玛柴拉达城位居小山之巅，青绿树林中遥见古式的钟楼。半山则见新式楼房。抵火车站，再乘汽车登山入城。环城马路沿城墙而行，城墙古香古色，城门石块黯黑，一切都是数百年前的旧物。城内大街小巷，随着山势上下，没有一条平坦的直路，城中心区，有省、市两政府，省议会，大学，还有几座中古式的高楼大厦，城中的居民，现今只有三万人，然而街市则有都市的气概，不似乡间市镇。

百年前，玛柴拉达曾为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加区（Marche）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有教皇国造币厂，又有创始终于一二九〇年的大学。

但自一八七〇年教皇国被意大利国吞并之后，全国各处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远驾农产区的都市以上，玛柴拉达城便成了一座旧式的省会，所出众的是人民尚保存着古代简朴诚实的遗风。马尔加区的朴素美风，曾蒙天主圣母的赏识，圣母在纳匝肋的圣屋，不是被天神迁在玛柴拉达附

近的劳来达(Loreto)吗?

我那次去玛柴拉达,是为纪念利玛窦诞辰的四百周年。玛柴拉达全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四百周年纪念的传单。

四百年前,利玛窦生在这座城里。他出生的旧屋现今已不在,利氏的后人现今尚住在城内,仍旧是城中的望族,他们所住的房屋,虽是一座古式的高楼,但是,建筑在利玛窦去世以后。

利玛窦少年时代的遗迹,保留至今的,只有他少年读书的学校。这座学校当日为耶稣会士所主办,如今已充作政府的产业,作为一个学会的会馆。会馆里,设有规模很小的利玛窦纪念室,室内塑有利子在北平的墓碑。

在城内的省议会厅,我作了三天的讲演。大厅四壁,悬挂本省古今名人的画像,在画像中有利玛窦的油画像。画像下写着:“玛窦,利启,玛柴拉达人氏,耶稣会士中第一人传福音于中国者,逝世于降生后一六一〇年,享年六十。”

翻开玛柴拉达城的志书,立即可以发现在教皇国未被吞并前,玛柴拉达城内的宗教事业非常发达。当一八一〇年,拿破仑第二次吞并教皇国时,玛柴拉达城内有大小教堂五十座,拿破仑军队入城,把城内教堂,除本堂外,尽数封闭。一八六一年,意大利军队入玛柴拉达城,又将一些教堂没收。但是近数十年来,城内新建本堂圣堂十余座,今全城共有大小教堂三十二座。^①

① Otello Gentili Macerata Sacra, Recanati, 1947, pp. 105 - 191.

玛柴拉达城内的男女修会在二百年前，会院星罗棋布，然而经过一七九八年和一八一〇年拿破仑兵乱，又经过一八六一年意大利政府的没收，男修院被毁者共十七所，女修院被毁者共十所。

现在城内所存的修院有男修院三所，女修院七所。^②

耶稣会士第一位踏进玛柴拉达城的，为奥里委神父 (P. Oliver Manare)，时在一五五四年。后两年，耶稣会祖圣依纳爵选派三位会士来玛柴拉达城内讲道。一五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十三位耶稣会士来此，正式创立会院，开设学校。一五六五年，耶稣会士接管圣若翰堂，(这座圣堂至今仍旧存在，作者曾在堂内举祭，讲道。)但是当一七七三年耶稣会被解散时，耶稣会在玛柴拉达城内的事业完全停顿。学校成为大学图书馆，圣堂改为本堂。

玛城的大学，创立于一二九〇年。同年教宗尼各老第四世，准在玛柴拉达城设立法律专科学校。一五四〇年教宗保禄第三世准玛城法律学院改为正式大学。玛城大学在历史上虽不能和意大利著名的波洛尼亚 (Bologna) 和巴杜瓦 (Padua) 二古大学并驾齐驱，然而当时为意大利中东部唯一的大学，学生颇多，教皇国被意大利政府吞并后，玛城大学继续存在，为意大利国立大学之一。近年意大利中南部成立了巴里 (Bari) 大学，玛城大学仅保存法学一院，且法学院的教授多在别处大学兼课，玛城大学的声价因此大为降低。

^② Otello Gentili, *Macerata Sacra*, pp. 201 - 243.

二 少年求学

在玛柴拉达城内，自十三世纪时，便有一家姓利启(Ricci)的望族。利启，意大利文意为一种海虫名，体大如拳，遍身生刺，蜷伏时犹如栗子，称为海刺猬，利启家族的徽号为红地，绘有一黑色海刺猬。

利启族中在第十六世纪时，有一名若翰者，从医，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利启若翰娶妻名若翰娜，姓安乔肋里(Giovanna Angiolelli)。生子八人，女四人。长子名玛窦。

利启玛窦便是中文所称的利玛窦。利氏生于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时当圣方济沙勿略逝世于上川岛的前两月。那时圣沙勿略正谋入我国传教，但病死上川岛，壮志未酬。当圣人病重临危时，眼望中国大陆，只有一水之隔，竟不能渡海登岸宣传福音，只好把自己的希望献于天主。三十一年后，乃有同会修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往肇庆建堂，开我国传教之路，天主冥冥中的安排，每每在人事似乎一切都绝望时，却正在这时开始，生出了新的希望。

利玛窦少时，身体强健，卷发碧眼。性情活泼。幼时从塾师读书，塾师为本城一司铎，名白启完(Nicolo Bencivegni)。小玛窦生性聪明，记忆力甚强，读书过目成诵，颇得塾师喜爱。利玛窦一生，常纪念自己的塾师，后来到了中国，和朋友通信，也提及他。一五九九年从北京致同窗高斯大

神父(G. Costa)说:

“关于尼各老神父(白启完)的消息,今年除仁兄所报告者外,他本人也亲笔与弟一函,信中充满昔日的慈爱。当我们年少无知时,他就以慈爱教训我们,指导我们,使我们能有今日。”^①

利玛窦从学不久,塾师即进耶稣会,玛窦继续在家读书。九岁时,耶稣会士在玛柴拉达城开办学校,利玛窦便进学校读书,读书用功,进步很快。熊三拔神父(Sabbatino de Ursis)曾记述说:

“利启玛窦是这座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尤其在品行方面,进步很多,恭敬天主,特别热心。在学校时,他就已经有心修道,想进加布遣会或耶稣会。”^②

玛窦的母亲若翰娜性情温和,事主虔诚。玛窦禀承母教,从小习于诵经,虔望弥撒。他虽生性活泼,但母亲的一语一言,无不听从。父亲对于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儿子继承他的官职,将来做市长,升省长。他督责玛窦读书,教导玛窦待人接物。玛窦十六岁时,读完了中学,父亲把他送往罗马,进大学攻读法律。

为求普通教育,若翰利启不必送儿子往罗马,在玛柴拉达城里有大学。若为求高等的法学知识,若翰利启应该送儿子往波洛尼亚或巴杜瓦,那里有欧洲最著名的法学

① T.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Macerata, 1913, vol. II, p. 245.

② O. Gentili, P. Matteo Ricci, Roma, 1953, p. 19.

院，欧洲各国的青年多到那里去留学。若翰利启若是要儿子做官，便不能不送儿子到京都读书，在京城里可以结识权贵，将来可以有人保荐。

罗马那时正值一位圣人御极天下。两年前，圣庇护第五世登基为教宗。前任教宗庇护第四世，因着外甥圣加禄枢机主教的协助，已开始改革文艺复兴风潮所造成的奢侈豪华习气。圣庇护第五世，更是励精图治，实行贯彻脱利腾大公会议的议案，利玛窦进罗马时，罗马圣职人员正在革新的时期，圣依纳爵、圣加禄等圣人的德表，犹如草上之风，引着罗马人走向勤俭和规律的生活。

利玛窦在城中吸收了革新的空气，后来到了我国，往家中写信时，也提及这种精神。万历二十年，从韶州上书父亲，禀告近状，劝谏父亲和母亲，好度暮年，预备善终：

“父亲大人尊前：往年常上书禀告近状，以尽子职，儿书既来自远地，大人视之必心喜也，然儿每年未曾接获家书，离家后，仅拜读大人手谕一封，手谕甚长，得悉儿离家后，上主所赐家人之恩惠，儿心甚为欣喜。然自此以后，未获手谕，亦不接安义弟之书矣。幸高斯大神父自先纳城来信，屡告家中无恙，且告祖母去世。儿未常忘怀大人教爱之情，自孩提时，蒙大人教训养育，情同慈母。……儿知母亲大人，常往本城本堂，未悉父亲大人，亦能如是否。儿自视去世见主之时已近，因返观儿身，如闻天主之言：“汝之路程已不远矣。”亟宜善自检点，以交待平生行为之账目。儿知双亲大人一生耿耿事奉上主，容易交待一切。然向天主

交待终生行为之善恶，关系至大，宁可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因此一瞬，乃万古所系也！……儿屡思如得重见大人等，必畅谈此端道理。然儿知故乡亦不乏人可与大人等善论此道，儿心始安，谨日为祈祷天主……”^③

③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vol. II, qq. 96 - 99.

三 进耶稣会

十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在社会思想方面，是文艺复兴的思潮，学者们放弃以往的哲学系统和神学系统，大家都想每人自创新说。在社会生活方面，新大陆已发现了，又发现了远东的航线，东西两印度的财富，炫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在政治生活方面，欧洲一千多年来的一统政局，已完全瓦解。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的政局虽四分五裂，但是形式上尚有神圣罗马皇帝，语言上有统一的拉丁话，特别在精神上有天主教一致的信仰，又有罗马教宗的权威，作为联系。十六世纪时，这种残余一统的局面也瓦解了，神圣罗马皇帝退为德意志王；罗马教宗的号令，不受撒克逊人民的服从，各国对立的局面已成，各种民族各用自己的语言，许多国家因着路德的宗教改革，各信自己的国教，欧洲人的精神都零散了。在宗教方面，路德既已叛教，德国、瑞士、荷兰大部分人民和罗马圣座脱离关系，对于圣座且抱有敌视之心。英国王亨利第八荒淫无道，强迫全国人民背弃罗马公教，自立为教主。罗马圣座乃励精图治，督责全欧公教人士，改革不良的风俗，整顿不法的组织。十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一个革新的社会。人心倾向自由，趋求新奇，欧洲的艺术，发挥一千多年来的潜力，上追希腊罗马的古风，造成了文艺复兴。当时欧

洲的外貌，富丽堂皇，好似一座新建的大厦，光彩夺目。然而根基不固，新厦经不住风雨的飘摇。四百年后，欧洲四分五裂，虽经过两次大战的教训，各国仍旧不能合作。欧洲联邦之梦，尚是渺茫不定。这一切祸根，大家都认为种于十六世纪。

但是罗马公教今日四百年来却蒸蒸日上，和欧洲势力日趋没落的情形适成反比。当路德倡宗教改革创誓反教时，罗马公教自身也发动一种广泛的革新运动。脱利腾大公会议决定了革新方案：整顿教会的纪律，革新圣职人员的生活，提倡神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迎合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传教士向美洲和亚洲宣传福音。十六世纪时，圣教会的面目焕然一新。

致力于这种圣教革新运动的人，当然很多，其中还有好几位圣人。然而应运而生，一心推广这种运动的则为耶稣会。

青年的利玛窦到了罗马，入罗马大学法学院。按照他父亲的想望，他后来要踏上仕宦之途或在本省做官，或在京都供职。

利玛窦在课余之暇，早晚常到罗马耶稣会的会院里，与耶稣会士讲话。玛柴拉达母校的教师们，给他一些介绍信，介绍他给罗马总会的神父。青年的利玛窦刚到罗马，人地生疏，心中乐得结识几位朋友。他不单早晚去看耶稣会的神父，而且又加入了耶稣会士所立的圣母会。

耶稣会那时的总长是圣方济波尔济亚(P. Francis Borgia)。波尔济亚出生于西班牙望族，曾位公爵，身任总督，

很得西班牙王的宠信。一天忽然挂冠弃爵，单身去效法圣依纳爵的生活，青衣布带，一如穷人。依纳爵于一五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罗马圣保禄大殿正式宣誓为会士，一五五六年逝世。当利玛窦来罗马时，耶稣会会祖逝世十二年，会祖的德表依然，总会院里更是充满会祖的精神。会祖的及门弟子，当时尚多在世。波尔济亚便是依纳爵的一位及门弟子。利玛窦每次看见这位高而瘦的神父，常是肃然起敬。在依纳爵的弟子中，有一位名方济沙勿略，那时已去世了。然而他往印度日本传教的故事，大家不断地传说，青年人更像听探险小说，津津有味。

在这种神秘性的气氛里，青年的利玛窦觉得为官为宦，实在是太平凡无味。罗马法的条文，和圣依纳爵的神操书相比较，前者使人向地，后者使人向天。他似乎听到天上有一声音，招呼他青年的心灵向天高飞。

文学丛书
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节，利玛窦登罗马桂里纳小岗（Quirinale），手敲耶稣会总院的大门，请见耶稣会总长。总长波尔济亚适不在罗马，代理人纳达尔（Natale）出见。利玛窦说明来意，请求准许进会，终身为耶稣会士，纳达尔神父立即收录了他。

桂里纳小岗上，那时有教宗的宫殿，宫殿侧建有耶稣会的总会和初学院。后来意大利王夺了教宗的宫殿作皇宫，也夺了耶稣会的会院，改为花园。于今所存耶稣会院的遗迹，有一座小圣堂，有圣波尔济亚和圣达尼老的住房。圣类思和圣伯尔格满的住房则在旧罗马城中。当利玛窦敲桂里纳初学院门时，罗马耶稣会院弥漫着圣人们